

军国主义“精神支柱”

22日上午，自民党总务会长有村治子参拜靖国神社，并代替高市早苗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奉了祭祀费。同一天，日本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参拜靖国神社，这是高市早苗内阁大臣首次参拜。当天还有126名来自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的成员集体参拜，规模超过往年。

此前，高市早苗于21日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当天，包括众议院议长森英介、参议院议长关口昌一在内的多名政客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真榊”。

高市早苗在担任首相前，每年8月15日都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每每提到靖国神社和战死军士，她都把“英灵”二字挂在嘴边。去年8月15日，高市早苗与时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后接受采访，均回避历史认知问题，声称他们向“为国牺牲者”表达“尊崇与哀悼”。

靖国神社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治维新时期。近代以来，日本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大量战死者不断被供奉其中，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战争动员体系的重要一环。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一书中以“情感炼金术”概括这套体系：通过将战死者塑造为“英灵”，并借由天皇参拜等国家仪式，将个体与家庭的悲剧转化为“为国牺牲的荣耀”，并纳入国家叙事，为战争提供持续的社会动员。这让靖国神社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体系，靖国神社于是被改为“宗教法人”。虽然在形式上实现所谓“去国家化”，但其军国主义精神内核丝毫未变，还在一些日本政要及右翼势力“培育”下继续“生根发芽”。

靖国神社从1959年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到1978年更是将东条英机等14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重要罪责的甲级

一错再错！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 126名议员集体“拜鬼”

日本靖国神社21日至23日举行例行春季大祭。超百名日本政客22日集体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当天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舆论指出，日本政客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和献祭品的行径，以及日本自卫队与靖国神社相互勾连的事实，表明日本正在突破其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妄图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复活军国主义。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新华社发

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但神社方面始终未作调整。

此后，政客特别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治和外交中的敏感议题。此类行径严重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更充分暴露出日本始终未能清算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责。日本《朝日新闻》曾发表社论指出，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将“导致日本社会忘记对战争的反省，甚至将过去的侵略历史正当化”。

扭曲认知误导史观

靖国神社不仅把参加侵略战争的军人，甚至罪大恶极的战犯当成“英灵”加以供奉，还公然鼓吹美化侵略历史的“靖国史观”，并用欺骗性、伪装性话术扭曲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副会长伊势雅臣曾在靖国神社自印刊物《靖国》上刊文称，要让孩子们理解靖国神社的“意义”。这

一组织由右翼学者组成，长期致力于将右翼史观写入日本历史教科书。

“行走东京战争遗迹会”会长、前东京新宿区议员长谷川说，如今每逢新年，大批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纷纷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将其当作日本传统习俗“初诣”，也就是新年首次参拜的去处。来到这里的许多人往往不了解靖国神社的历史背景，极易被“靖国史观”误导。“这种叙事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令人深忧。”

靖国神社不单自身输出错误史观，更与日本右翼势力勾结，试图将“靖国史观”推广至日本社会，为复活军国主义提供思想支撑。

二战结束后，为防止当权者再次借助宗教把战争行为“正当化”，日本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自卫队不得与靖国神社产生实质联系。但现实中，这一禁忌早已被突破。

自卫队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屡见不鲜。2024年1月，时任陆上自卫队幕僚副长小林弘树被曝光率数十人乘公务用车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媒体随后又挖出，2023年5月，时任海上自卫队训练舰队司令官今野泰树曾领着160余名候补干部身着制服参拜靖国神社，而自卫队人员的此类参拜活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

日媒还披露，日本防卫大学长期保留“夜行军”参拜靖国神社的“科目”。学生夜间从学校所在地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出发，徒步数十公里前往靖国神社。英国牛津大学学者莫勒基于自己在日本防卫大学为期一年的观察指出，“夜行军”参拜被校方纳入日常教育体系中，这是把学生引向“旧日本军队传统”。

2024年，前海上自卫队海将（海上自卫队最高军衔）大塚海夫出任靖国神社第十四代宫司，成为靖国神社首名退役自卫队将领出身的最高神官。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古庄幸一、前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火箱芳文等人，也赫然位列靖国神社顾问决策层。

正是在自卫队内部教育长期灌输“靖国史观”的背景下，近日发生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严重恶性事件。

高市等日本领导人和政客的献祭品、参拜等行为，实质上是公然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为靖国神社及其所鼓吹的军国主义思想背书。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要求，“防止再次因政府行为引发战争惨祸”。但高市上台后重用长期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政客，并不断扩军备武，堂而皇之要让日本走上军国主义老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国际观察

极限拉扯，美伊还能谈起来吗

美国计划中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又生变数。据伊朗媒体21日报道，伊朗方面当晚正式拒绝出席预期于22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第二轮谈判。美国官员同日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原计划当天前往巴基斯坦的行程已被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宣布，延长本应于“华盛顿时间22日晚”到期的美伊停火期限。伊朗缘何拒绝谈判？美伊博弈僵局症结何在？谈判重启是否尚存空间？

美国缺乏诚意

美国缺乏谈判诚意，是伊朗拒绝谈判的首要原因。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边频频释放将与伊朗举行新一轮谈判的信号，一边加紧进行军事部署。据美媒日前报道，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预计未来几天将前往阿拉伯海，或在中东地区形成三航母部署态势。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凯恩称，已准备好“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在伊朗方面看来，美国言行相悖，或企图再次“以谈掩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日表示，美方前后矛盾的信息和行为以及令人无法接受的举动，是伊方未作出参与第二轮谈判决定的原因。

此外，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港口、接连袭扰伊朗航运的行径也令伊方无法接受。

伊朗此前一度宣布有条件暂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并未换来美国解除对伊港口的封锁，伊方随后宣布恢复控制海峡通行。当前，美军继续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加强对涉伊朗船只的海上拦截。根据美军方消息，美军19日在阿曼湾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伊朗货船，并于20日在印度洋上对一艘所谓受制裁的“涉伊朗”油轮登船检查。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1日

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是战争行为，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商船并扣押其船员是更严重的违规。

三大核心分歧

美伊在三大核心议题上的针锋相对，也导致双方缺乏谈判基础。

在伊核问题上，美方要求伊朗“无限期中止核计划”，并将伊朗境内浓缩铀转移至美国。而伊方坚持保留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拒绝将浓缩铀转移出境。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将“永久开放海峡、解除伊朗管控”作为谈判优先事项，试图通过封锁港口施压，迫使伊朗放弃管控海峡。而伊方坚持对海峡的管辖权，并要求美方解除封锁。

在制裁问题上，伊方将全面解除制裁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并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款、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美方拒绝全面解除对

伊制裁，特朗普称伊朗不会从美国获得任何被冻结资金。

分析人士指出，在伊朗看来，如果在核心分歧难解，美方持续施压的情况下重返谈判桌，无异于先行示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21日表示，除非条件改变，否则伊朗无意在当前条件下与美国谈判。

窗口尚未关闭

分析人士认为，当下变故并不意味着美伊外交谈判窗口彻底关闭。

在伊朗正式拒绝出席新一轮谈判后不久，特朗普宣布延长停火期限。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文章分析，特朗普并未明确延长停火的时间，说明其不愿战火重燃，仍希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事。

此外，白宫方面对万斯行程取消的表态也相对谨慎，只是说

美方代表团“今天(21日)将不会”赴巴基斯坦谈判，并补充说明，关于美伊面对面会谈的最新消息，将由白宫发布。这一表述似乎为后续谈判安排留下了余地，也表明对话大门仍未彻底关上，双方仍有重启谈判的可能。

专家认为，美伊在新一轮谈判上互不妥协，大概率是一种外交谈判策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认为，双方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会在谈判前有一系列拉扯动作，试探彼此底线。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纳休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陷入一场“胆小鬼博弈”。双方有意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却姿态强硬、互不相让，对外均释放“自身不急于谈判，对方更为迫切”的信号。这是一种旨在掌握谈判主动权的施压策略，但这种“极限拉扯”也可能诱发新一轮冲突。

据新华社